

一个“拥有着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才华”的作者写出的一本“女人想让男人好好读一读”的书

不存在的情人

[英] 海伦·奥耶耶美

苏十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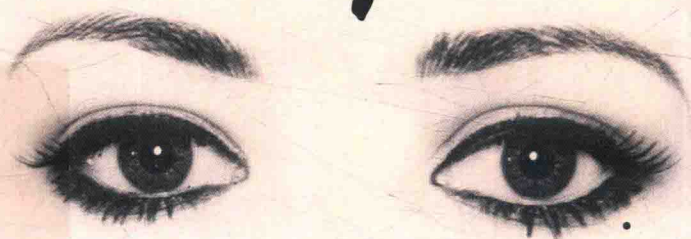
著

他舍弃了枕边人，
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人来陪伴他。
而当他爱上了他的想象，
他便再也无法与现实和平相处。
一切，都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失控了……



Helen Oyeyemi

Mr. Fox



中信出版集团

Helen Oyeyemi

[英] 海伦·奥耶耶美 著

苏十 译

不存在的情人

Mr. Fox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存在的情人 / (英) 海伦 · 奥耶耶美著 ; 苏十译 .

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 , 2018.2

书名原文 : Mr.Fox

ISBN 978-7-5086-8455-0

I . ①不… II . ①海… ②苏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8662 号

Mr. Fox

Copyright© 2011, Helen Oyeyemi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不存在的情人

著 者 : [英] 海伦 · 奥耶耶美

译 者 : 苏 十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: 10 字 数 : 180 千字

版 次 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17-9322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8455-0

定 价 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

献给我的“福克斯先生”

(无论你是谁)

在黑暗之中，他们不知道此事能否做成，
但知道自己必须尽力去做。

——玛丽·奥利弗^①

^① 玛丽·奥利弗（Mary Oliver，1935—）：美国女诗人，以书写自然著称，1984年获得普利策诗歌奖。——译者注

那天，玛丽·福克丝来了，我真没想到会是她。如果早知道她要来，我一定会好好捋飭一下自己。我会梳好头发，刮刮胡子。不过至少我穿了套西装，尽力展示出一种职业的感觉。当时我坐在书房里，奋笔疾书，把语词一股脑儿堆砌在纸上，等待着最终能写出些好东西，写出些能留存下来的佳句。那天等待灵感到来的时间似乎比平时更长，但是我并不介意。窗户开着，我正在听格拉祖诺夫^①的作品。他有一首交响乐，你不能关着窗户听，你就是不能。好吧，你当然可以关上窗户，但你会变得情绪激动，不能自己，也许只有我会这样。

我妻子在楼上，大概正在看杂志、画画或干着其他类似的事，谁知道达芙妮到底在干什么，做她爱好的事罢了。书房的交响乐声大到极点，但我不是头一回这么干了，而我妻子也从

① 这里指亚历山大·康斯坦丁诺维奇·格拉祖诺夫（1865—1936），俄罗斯作曲家、音乐教师和指挥家。——译者注

来不会对此抱怨，她从不抱怨我做的任何事。她做不到，因为我早就把她搞定了。我曾以诚恳的语气告诉她，我爱她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她从不抱怨。所以当然，现在她就不敢抱怨了。

总之，当时我开着书房的门，玛丽就溜进来了。我没有抬头，只是轻轻地笑了笑，低声说：“嗨，亲爱的……”我还以为她是达芙妮。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，而且据我所知只有达芙妮在家。她没有回答，于是我抬起头。

玛丽·福克丝伸出手，走近我的桌子。她想要握手。握手！我许久未见的缪斯女神信步走来和我握手——而我则把电话向她扔去。我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，墙上的电话线一下子从插孔中弹出。她灵活地避开了，电话掉在废纸篓旁的地板上，叮当作响，噪音持续了几秒。我觉得自己并非真心想拿电话扔她。

“你这脾气。”玛丽说。

“已经有……六七 years 了吧？”我问。

她从房间的角落里拖来一把椅子，拾起我的地球仪，坐在我对面。她一圈圈转动着地球仪，那大片的海洋在她腿上不停旋转。我看着她，无法回过神来——她的举止、她看着我的眼神，我觉得就连她的英国口音都令我着迷。

“七年了。”她附和我。然后她问我过得怎么样，口气非常随意，好像她知道我会怎样回答。

“还是老样子——还是爱着你，玛丽。”我告诉她。该死，



我真希望自己不要总是对她说这些肉麻话，我甚至不认为我说的是真的。但每当她在我身旁，我就觉得该试着表明心迹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她相信我，那将是很有趣的事。

“真的吗？”她问。

“真的！你是我唯一爱着的女孩！”

“唯一爱着的女孩！”她说，冲着天花板放声大笑。

“你尽管去笑吧——去伤害我的感情吧……你在乎些什么呢？”我悲哀地说，同时也享受其中。

“哦，你的感情……好吧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，福克斯先生。如果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还会爱我吗？”

“简直是无稽之谈。”

“就说你会不会吧。”

“嗯，会啊，我觉得这能成。”

“那如果……我们都是男人，你还会爱我吗？”

“呃……我想会吧。”

“如果我们都是女人呢？”

“当然会。”

“如果我是个女巫呢？”

“你现在的魔力就足够蛊惑人心了。”

“如果你是我妈呢？”

“就此打住，”我说，“我疯狂地爱着你，这么说行了吧？”

“哦，你不爱我。”玛丽说。她解开了连衣裙的领口，露出

了脖颈。“你爱的是这个。”她继续解开扣子，托起自己的胸部。她撩起裙摆，露出膝盖、大腿，一直往上，我们都盯着她那光滑柔软的躯体，那蕾丝内衣褶边。“你爱的是这个。”她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的爱不过如此。”她说，突然开始揪扯自己的头发，打自己的脸。要不是因为她眼中流露出真挚之色，我准会以为她已经疯了。我起身想阻止她，但刚一出手，她自己就停了下来。

“我不愿让你喜欢这些，你必须做些改变。”她说。

交响乐结束了，我走到手摇留声机旁重新播放乐曲。

“我必须做些改变？你是说，你希望我承认，我爱的是你的……”我不自然地一笑，“灵魂？”

“根本与此无关。你就是必须改变，你是个恶棍。”

我稍等片刻，想看看她是不是在开玩笑，或者会不会多说几句话解释一下。她没开玩笑，也没再解释。她盯着我，眼神冷若冰霜，好像对我恨之入骨。我吹了声口哨。

“你说我是个恶棍，当真？我几乎每周日都会去教堂，玛丽，我给乞丐零钱，我从没逃过税。另外，每到圣诞节我都会给我母亲最喜欢的慈善机构寄一张支票。我到底哪里像个恶棍了？完全不沾边。”

我书房的大门仍然敞开着，我留心倾听着妻子的脚步声。玛丽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让自己看起来体面正派。一阵短暂而沉



重的静默后，玛丽开口说道：“你谋杀女人。你是个连环杀手。你心中有数吧？”

所有欲加之罪中——

我完全想不到罪名竟是如此。

她走到我的书桌边，拿起我的笔记本，自己读了几行。“你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罗贝塔必须要被锯掉一只手、一只脚，在教堂祭坛上流血至死？”她又翻了几页。“这个故事的结局更加过分，露易斯被子弹打成了筛子，摔倒在地，因为山贼们错把她当成了她那背信弃义的哥哥。还有，麦圭尔太太必须在门把手上上吊自杀，因为她不敢想象麦圭尔先生回家发现她烧糊了饭后，会对她做些什么。在门把手上上吊？这是真的吗，福克斯先生？”

我发现自己正咧嘴笑着。这是我最不希望自己做出的表情。要轻蔑而严肃，我对自己的脸说。轻蔑而严肃，别那么局促不安。

“你毫无幽默感，玛丽。”我说。

“你说对了，”她说，“我没有。”

我试着再次为自己申辩：“干吗对小说里的情节如此大惊小怪？太荒谬了。这些都不是真的。我是说，拜托，它们只是些文字游戏罢了。”

玛丽将一缕秀发绕于指尖。“哦，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……我们做梦，我们做梦是件好事。如果我们醒着，这些事



情会让我们受伤。可既然是在玩文字游戏，那不如玩大一点，杀了我们试试？放声尖叫吧，我们只是在玩游戏……”

“你说得不能再好了。”

“那么，在这场游戏中，你会为我做些什么呢？”她问。

我仔细观察着她，她的态度很认真。她是在发出邀请。

“为你杀一只恶龙，甚至十只。我会为你做任何事。”我说。

她微笑了。“很高兴你能和我一起玩，这是个好兆头。”

“是吗？好吧。不过顺便问一句，我们到底要玩什么？”

“你只要灵活点就行。”她说。听上去我好像已经接受了某项挑战，只是我根本不知道挑战的内容是什么。

“我会记住这一点的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？”

她走近了些。“即刻。你害怕了吗？”

“我？不会。”

这件事的疯狂之处在于，我其实已经紧张了，但还好只有一点。突然她把手放在了我的脖子上。动作很轻柔，可是由她做出来，却让我更加忧虑。我握住了她的双手。我觉得我正在试图从她手中逃脱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她问。“预备，开始——”



鲁斯达克勒医生的妻子并不是特别唠叨，但他还是砍下了她的头。他告诉自己，要是还想听她说话，到时候可以再把头装上。

医生已经这样疯癫了多久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有段时间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他只是个普通医生^②。

手术进行得干净利落，伤口被迅速缝合。然后，鲁斯达克勒将妻子的头部和身体放到一间空屋子里，他们原打算拿这间屋子当育儿室。在这之后，他像往常一样去工作了。

医生的妻子曾经是位好女人，因此她的尸体始终完好无

① 鲁斯达克勒（Lustucru）是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一位头像铸造博士，他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锤子，为丈夫们带来的妻子进行换头手术，尽力把她们铸成温顺、谦卑的模样。他认为女子最大的恶行是多言。下文的故事就借鉴了这一男权至上的文学形象。“博士”和“医生”的英文是同一个词（Doctor），根据下文意思，在这里译为“医生”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原文为 General Practitioner，大多指在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全科医师，与“专业医生”相对。——译者注



损，没有散发出腐烂的味道。

大约过了一周，老鲁斯达克勒觉得自己很想念妻子。现在没有人再为他暖拖鞋，或者做其他类似的事啦。在育儿室里，他把妻子的头重新装在尸体上，但很显然，这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简单。他又拿来手术缝合包，同样毫无用处。尸体伸出双手，把头装在脖子上。他妻子眨了眨眼睛，从那张嘴里说出了话：“你觉得还会爆发一场战争吗，在那场大战带来了满目疮痍之后？不太可能。你觉得还会爆发一场战争吗，在那场大战带来了满目疮痍之后？不太可能。你觉得……”就这样喋喋不休。

这让医生深感不安，他决定再次把妻子的头取下来。但尸体不允许他这么做，阴森可怖地直杵在那儿。简直一团糟。他不得不把她留在那里，反锁了育儿室的门，而她则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番话。

第二天晚上，她打破了一扇窗户，逃跑了。

鲁斯达克勒意识到他对这个女人一直很坏。此后的漫漫长夜他无心睡眠，害怕她会归来。最让他恐惧的是，她的复仇也许会在顷刻间完成，而他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一命呜呼了。他被这种念头折磨着，决心不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辩解。最终他的恐惧到达了顶点，反倒让他有勇气活下去了。实际上，这种恐惧成了他生活的支柱，也让他的疯病痊愈了，只不过他从来也没意识到自己患有疯病。几个月后，他似乎一点也不恐



惧了，除了心脏偶尔会稍微跳得快一拍。此后的余生中，老鲁斯达克勒时刻准备着再次听到他妻子的消息，准备去回应她，但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。

“嘿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”我问。我们交换了位置，现在我四肢伸开，瘫坐在椅子上，好像刚从上面滑下来。我觉得我们好像还在书房里——我不能确定，因为玛丽的手紧紧地按着我的双眼。

“玛丽？”

她没出声。

“发生什么了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
“我宁愿你现在别看我。”她说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？在你做了那些事以后……你这个变态。”

“你是说，刚才故事里的那两个人是我们？真的是我们？我和你？是那个医生和他的好太太？”

她的答复生硬无礼。“是啊，是啊。我只需要几分钟来缓缓神，如果这要求不过分的话。”



我吹起了口哨，吹着《我无法开始》^①这首歌，直到她开口说话，话声浸入歌曲。这首歌的调子我不用去想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吹出来，在很多无所事事的时候，它对我来说宛如天堂。我试着改变音符的长度，一会儿在这儿分上几小节，一会儿在那儿冲过几小节，忽快忽慢，忽快忽慢。玛丽盖在我眼睛上的手轻轻颤动，我知道她正无声地笑着。这令我安下心来。吹到第三遍时，我中途停下来，问她我是否可以睁眼看她了。

“别，最好不要——”

她不需要告诉我，我也能感觉到局面很糟糕。这么说吧，她离我很近，就在我跟前，但她的声音却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，从我左侧很远的地方。

“听着，我们怎么会弄成这样？我是说，刚才那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我们怎么会变成那样？怎么可能？我们两个一起构想出了那个故事？”

“都可以从技术层面上解释，”她调皮地说，“你是不可能明白的。”

“试着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恐怕现在不是说这些事情的好时机。”

当她把双手从我眼睛上拿走时，我马上开始想念那双手的

① 《我无法开始》（*I Can't Get Started*）是欧美一首著名流行歌曲，歌词描写一个男人得到了世上的一切，却得不到他所心仪的女人的关注。这首歌被多次翻唱，并在很多电影和美剧中出现过。——译者注

温度。“别睁眼，我没开玩笑。”她警告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“咔嗒”一声，她急促地喘了口气。我始终闭着眼睛。

“玛丽，这只是故事自己的走向。我不知道故事中的那两个人代表着我们。如果你可以事先说明一下——”

“哦，你知道的，你当然知道那代表着我们。”她的声音很细，“不过没关系，是我让你先编故事的，是我自作自受。现在轮到我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不会喜欢这个故事的。”

